

知識份子的促狹鬼臉

談楊茂林2001年「請眾仙 II：寶貝你好神奇」

「台灣製造」系列一直是個嚴密的計劃性創作，從1990年以來，歷經歷史、政治、及目前的文化階段，楊茂林企圖用圖像建立台灣的主體性，這使他的創作始終帶著濃厚的知識份子性格。然而，台灣的主體在他眼中卻始終如剝洋蔥一般，在層層拆卸下，從來就沒有一個純粹的本質面貌，因此，在1999年「請眾仙」中明白揭示的「文化交配」字眼，為楊茂林對台灣文化的觀察下了清晰的註腳，那些屬於中原的、歐美的與東洋的況味，在圖像中交雜混種，繁衍成一個個台灣文化的抽樣。相較於創作上清晰的脈絡，「台灣製造」所要處理的問題顯然複雜的多。

「請眾仙」的原始構想，來自於早期布袋戲開演前的「扮仙」，各方眾神被請到舞台前，大有一番請示的味道；仙之所以眾，來自於多重的崇拜，台灣的文化情境從來不甘於一言堂，這是「請眾仙」所一開始為我們打開的意義。其次，這些諸方神聖進一步被引為台灣次文化中的各種符號崇拜。如果之前「請眾仙——文化交配大圖誌」，標舉著次文化課題第一次大規模進入「台灣製造」系列；那麼在2001年的「請眾仙II——寶貝你好神奇」中，這些次文化的圖像開始不再只是寧靜的並置、讓符號意義在背後藕斷絲連，而是自己構築起一個自足享樂的烏托邦；楊茂林不再只是去「呈現」次文化，而是要用「台灣製造」來真正「製造」次文化；因此BB戰士、鋼彈、皮卡丘、卡拉OK、0204外加硬蕊情色大頭貼所組的共和國衍然而成。放下知識份子的場外批判，直接進場去玩！是楊茂林這次「請眾仙II」的不同之處。



▲楊茂林《BB戰士的BB2p》·204x326cm·電腦製作在畫布·2000。

不管是從之前的「文化交配大圖誌」到現在的「寶貝你好神奇」，無所不在的性明示與性暗示，一直是貫穿前後的語法；這些「性」的意味，一方面是以清楚明瞭的性器官、情趣用品與交配姿勢「明示」出來；另一方面，則是以極其曖昧的暗示，對圖像做一種「性閱讀」，這使我們在看到了花蕊的圖像、與假面超人筆直的拳頭時，很自然的在性影射中將兩者串連起來。

少男式的惡搞快感

然而，這麼多的「性」意味著什麼？如果我們同意「性」在動物本能上是一種繁殖、延續，那麼拿「性」來談文化，則影射著文化繁衍及其「血統」問題。對於後者，很顯然的，相較於門當戶對的媒合，楊茂林更執著於異質混血的雜交，於是，皮卡丘與日本美少女、賤狗與台灣綠鱷龜……，不管前面後

面，只要你情我願沒什麼不可以；這意涵反映著台灣不甘於一言堂式的文化情境，那種將不同文化符號並置，並帶點不合時宜的尷尬，似乎已內化成台灣獨樹一格的常民美感，它與其說是融合，不如說是一種「嫁接」。「請眾仙」用符號的雜交，來體現台灣次文化中那尷尬的嫁接，在觀念上甚為清晰。

「性」的運用，除了在雜交的概念上，影射了台灣混血文化的情境；另外，也是「請眾仙」張力的主要來源，它使次文化中漫畫、卡通所理應帶來的天真快樂，與淫邪曖昧並存，讓觀者在甜美中細細品嘗那敗德的氣息，這股道德張力，顯然是楊茂林「把嚴肅的事物拿來褻玩一下」的本領；儘管年近半百，楊茂林這次的「褻玩一下」卻充滿青少年荒蕪的快感，在《鋼彈的彈彈》、《BB戰士的BB》、《寶貝你好神奇》這一系列作品中，那青少年世代所充份擁有的荒蕪感無所不在，像是英勇的「鋼彈」隔著遮羞布大練陰吊神功，或是BB戰士在一群「屁屁大頭貼」旁「確立宇宙和平」，那揉合天真的英雄主義、與曖昧的性指涉所產生出的異樣快感，其實是很青少年的暗爽；如果定義再具體一點，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種極為「少男式」惡搞的快感，這個邏輯是將任何嚴謹崇高的意義，賦予性暗示後再生產，最後以大夥兒私底下不言而喻的竊笑作收，雖然只是遊戲，但常常具有異常的解構力量。「請眾仙II」在對待這些台灣次文化的「眾仙」，就是如此這般的一派少男惡搞狀。

讓BB戰士與鋼彈破功

「請眾仙II」的惡搞手段，在於將

◀ 楊茂林《寶貝你好神奇3p》·
130x194cm·電腦製作在畫布·
2001。



的、突兀的、充滿異質接合的震撼。「請眾仙II」中的繪畫部份雖然是油彩與壓克力顏料，但它體現出來的視覺卻是極為數位的拼貼感；而如此以電腦影像合成進行手繪前的模擬，或許是楊茂林這一年來值得大書特書的轉變。

台灣次文化掛牌生產

對楊茂林而言，「次文化就是下去玩！而不是一個老頭子在這兒嘮叨」，然而這「褻玩一下」卻也是態度有異、輕重有別。在之前「請眾仙I」中次文化符號與性的相互影射，精準的語意安排多少保有一股屬於「知識份子的文化觀察」這般精英主義，因此這褻玩畢竟還是得打著「Made in Taiwan」的名號、帶著幾分諄諄教誨的嘮叨，不至於膽大妄為至造次地步。然而當「寶貝你好神奇」可以不加但書而成標題時，我們便可以深切體認到在〈請眾仙II〉中，褻玩已不只是稍微玩玩，它有玩到徹底盡興的打算。

「台灣製造」系列不斷在拆卸各種虛構的神話、對任何大一統的中心論抱持存疑，這也是它一直存在的著力點。「請眾仙II」在骨子裡依舊緊緊抓著這一點，這顛覆力量仍在，但策略卻不同了；在無厘頭的褻玩與竊笑中，楊茂林將台灣次文化的混血、荒蕪與尷尬，和著眉來眼去的性指涉一同攪拌，這不再是知識份子憤世嫉俗的外貌，而像是少男惡搞的促狹鬼臉。如果從「圓山紀事」、「百合紀事」到「熱蘭遮紀事」，是一條追本溯源、尋找台灣主體的路子，那麼「請眾仙II」不再只是歸納，而是真正的掛牌上市，在恣意的圖像拼貼中，生產著台灣獨特的次文化樣貌。

AC

各種符號作任意的指涉，而當一切意義都指向「性」時，對嚴肅事物的褻玩便成立了。符號的指涉手法在「台灣製造」一系列中是條重要的線索，我們可以說，「台灣製造」的圖像語言其實完全是以符號的方式在進行。符號總是某種觀念的替代，「台灣製造」中的雲豹與百合花，要我們面對的，正是那背後所承載的巨大意義，這意義常常是歷史文化不斷交雜下的產物，因此它便成為傳達意義的圖像符號，而不同符號組合起來的可能性，則在於其背後意義的深層連結。

只是在「請眾仙II」中，這種符號與符號間的連結，開始揚棄了嚴肅的語調，而轉向遊戲、揶揄的手法，這主要表現在語言的雙重指涉，像是「BB戰士的BB(屎屁)」、「鋼彈(蛋)的蛋蛋」，或是「寶貝你好神奇」、「020478783535」這種高度性挑逗的雙關語，還有像是揉合卡通標語、消費口號與生活教條的「誓保星際衛生全面一折起SALE」、「確立宇宙和平永不褪色」等，楊茂林在「請眾仙II」中所要打造的，是一個次文化符號過度交雜與影射的世界，不管是暗示、明示、文字或是圖像的方式，只要它能讓任何嚴肅事物因此破了功，便有存在的價值，因此這不但是對嚴肅語調的揚

棄，更激進的，那嚴肅的精英文化正是他意圖解構的對象。

「請眾仙II」對嚴肅事物的破功，雖然從不高談性別與權力，但當我們細讀其中的符號語彙時，卻總能發現這股言外之意，如果以較粗糙的二分法來看，「請眾仙II」所解構掉的嚴肅，常常指的是陽性霸權的崇高性，像是「捍衛地球的鋼蛋」在浩瀚星河中大刺刺地坐在地球上自瀆，或極為諷刺地在胯下吊起刻有童子軍「智、仁、勇」信條的鐵球，都以惡搞之姿對所謂的「陽剛」進行顛覆；然而，對父權般的主流文化進行解構，並不代表就是對陰性事物的歌頌，畢竟少男式的惡搞，常常只是利用對女體的玩笑，來作為對抗父權的武器，「遊戲」本身才是重點。

而「請眾仙II」在圖像、文字的嫁接上，較之楊茂林以往的作品，則表現出更為張狂的視覺衝突，不同風格的圖騰：剪紙的、卡通的、寫實的、立體模型的形象互相交雜；以往分格並置的靜態感、調合的形與色已很難再看到，取而代之的是電腦影像合成般的視覺感：每個圖像元素在保留自身「原貌」的同時，直接在PhotoShop剪裁——複製——貼上，從而減少了繪畫在手動作時對整體性的思索時間，它是立即